

小說組第一名

一九九五

◎ 蔡耀鴻



熾烈的太陽照在這北迴歸線通過的諸羅嘉義，從往南道路上可望見遠處但似在眼前的山峯受到陽光的洗禮而閃發亮，絲絲的熱風輕拂著兩旁椰子樹而沙沙作響，街道上奔駛的汽車捲起熱流，小朋友也為著後天開學在烈日下四處打點奔波著。走進這個夢裏縈繞的私立中學母校，莫名激動起來，像是見到多年分隔的好朋友一樣，想想從高中在台北奮鬥十多年，擠進大醫院當上住院醫師，却在「全民保險制度」及醫院爲了營運下，被解聘而回到此，心中不甚唏噓。

到了校長室，校長和教務主任已在裏面，「劉明賢，你來了。」望著站在面前微禿且頭上佈滿三、四公分白髮的校長，想起初中時代在司令台上從他手中接過獎狀的那一幕，現在雖然比以前蒼老些，但是看起來還是和以前一樣炯炯有神，和藹親切。

「你父親還好吧！」校長問道。

我點點頭。我父親在我畢業後來到這裏教生物及健康教育，上個月因氣管炎住院，現在在家休息，恰好學校正缺校醫，找不到醫生幫忙，因此校長才邀請我來當校醫，順便代父親上課，不過爲了照顧父親和申請到其他醫院工作，我只接下校醫和健康教育這兩份工作，讓自己在多年繁忙的醫事後，獲得一下喘息機會。

「我想你對這裏環境應當很熟悉，教你的導師李新如老師還在這裏教，他的小孩都六年級，明年要來這裏唸了喲。」校長笑笑說著。

李新如老師剛進學校教書時帶我們班，是我的啓蒙老

師，教導我們很多知識，並帶我們四處去郊遊，增廣見聞。高二那年參加他的婚禮，他老婆還是我同學蘇炳旭「蘇餅」父親介紹的。

校長侃侃而談，我邊聽邊翻著教務主任給的教師名冊，新舊老師還蠻平均的。

「你的辦公室就在校醫室，如果功課上有問題，可以向其他老師請教。來，我帶你去看看。」校長與主任帶著我們穿過迴廊，過了川堂，「保健室」的門板就掛在上方。教務主任開門走進去，一張舊式木板病房在右邊橫放著，一旁是擺滿藥丸藥水的大櫃子，左前方則是一張新式鐵製書桌，再裏面放著一些掛圖，好像是我初中那時就留下來的生物圖吧！我想到以前那位校醫，大家都叫他「蒙古大夫」，因爲每次進來時，總見他動作徐緩，不慌不忙爲學生敷藥，不曉得有沒有下對藥，聽說在我高二時就去世，之後這裏也換了不少校醫的樣子。

「你要的藥我已找人換新，過幾天就會送來。」教務主任指著那些斑駁的藥瓶和器具說道。

走出保健室，校長拍著我肩膀，露出期許口氣，「課程都安排好了，教務主任會給你，你若不懂的話，多問問你父親，我想你應會做得不錯才對。」

俯望著寬廣的校區，我也如此期許著自己能當個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

一、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紹，我叫劉明賢，是第十七屆畢業的校友，教你們健康教育，雖然你們有十二

年國教，不用再考高中，但這門課對你們照顧自己身體健康有很大幫助，希望大家好好聽這門課。」第一次上課我如是說道。面對台下剛從小學畢業跳入這初中階段而有點發育不均衡的毛頭新生們對事物的新鮮感及不時翻著新拿到的課本，看看有無精彩的地方的舉動，不覺令我會心一笑。前幾排的學生更一直打開第14、15章女性及男性青春期圖片，相互竊笑著。

「翻開課本第一篇健康的身体，第一章——認識健康，健康的真正涵義，1號你唸唸看。」我叫起第一排個子最小的學生。他站起來用著青澀的聲音唸道：「人具有一體的兩面，所謂一體是指完整的個體，所謂兩面是兼指身心兩面。如果身心兩方面發展狀態，加上社會環境良好，才能有健康的個體。健康的最佳解釋：健康是身體的、心理和社會的健全狀態。……」

「劉醫生，上課還好吧！」李新如老師走進了保健室。「李老師你請坐。」我拿把椅子給他，「很好，我覺得我蠻喜歡這種感覺，很有使命感。」

「這樣就好了。」老師很放心的推推眼鏡，「你們班的同學還有聯絡嗎？」

「除了在市內幾個同學外，其他住鄉下的同學也好久沒來往了。尤其是幾個同學結婚後，就較少見面了。」腦海浮現出蘇炳旭、進義、大胖、阿猴、俊男：這些初中死黨的面龐和那時上課住校生活的情形。

「現在中學生比以前早熟活潑，不像以前你們那樣聽話，很容易受外界影響，犯罪年齡降低很多，據說犯罪率

中青少年佔60%，像隔壁國中常有男孩為女孩子爭風吃醋情形出現，都鬧到報上，還好我們學校都是男孩子，這種事很少發生。對了，上學期隔壁國中有一些男女學生發生關係，女孩子懷孕，家長還告到法庭。你應當用你的醫學觀點教學生，讓他們了解才對。」

李老師這番話讓我有任重道遠的重責大任負在身上，但想到以前他在上課講黃色笑話和抄些奇詩異文娛樂我們時，不由得輕鬆起來。

「據報紙調查，看過A片的國中男生有70%，女生有40%，蠻嚴重。黃色書刊更不用說。」

「喔！對這個有研究喔！」李老師笑道。

「還不是你教的。」

兩人不斷講著以前上課時發生的故事，似乎又回到初中時代。

甲、

開學日，一位年輕男人走進教室，在黑板上寫下三個大字，轉身：「各位同學好，我名字叫李新如，是你們初一平的導師兼國文老師，今年從輔大國文系畢業。」他斯文的聲音和窗外椰子樹沙沙聲同時傳遞進我耳朵內。

「現在你們班推一個同學出來做班長，有誰願意？」望著四周不認識的同學，似乎誰也不清楚誰有這份領導才能。

「老師我叫吳進義，住在雲林口湖，小學時都當班長，我願意為大家服務。」坐在我右前方的一位有點土土的學生伸出右手站起來。我一點也不驚訝，他和我同寢室，

他睡2號床，我睡9號床，他是室長，也是宿舍四樓樓長，要管理住宿同學，這些都是他自我推荐得來的，昨天還向我說以後要當位政治家。

「好吧！大家再選副班長，風紀股長、學藝股長、總務股長，康樂股長和服務股長。」一陣提名舉手忙亂之後，我莫名其妙當上了學藝股長，小學好友蘇餅及大胖也分別當上康樂股長及服務股長。

吳進義上台說道：「今天很高興當上班長，爲了謝謝你們支持，我唱一首『梨花淚』給你們欣賞。」大家瞎起鬨鼓掌，他便自得其樂唱著。

下課後回到宿舍，大家衝進浴室佔位置洗澡。

洗衣服時，吳進義旁的水龍頭空著，我提著衣服到那位子上，「你爲什麼對班長有興趣，是不是爲當政治家鋪路呢？」我邊放水 and 肥皂粉邊問道。

他倒裝著有點嚴肅的口氣說：「對啊，我以後要做個民意代表或官員，我爸是鄉長，這是我的志願，你呢？」

「醫生，我家希望我當個醫生。」

「喔，當婦產科醫生摸女人喔！」吳進義用他那沾滿肥皂泡沫的手比個「動作」，在場的人都笑出來，我也大笑著。

五點半，晚餐時間到了，全校住宿學生都在餐廳準備開飯。桌上三菜一湯——一盤炒得形狀怪怪的雞肉，二盤青菜和一鍋菜瓜湯，看了有點倒胃口。開動後，大家搶著吃，不到十分鐘就把菜全吃光了，我第二碗才吃一半，只好舀湯攪飯吃，同桌幾人也一樣。

「聽說星期六中午會加菜，好像一桌一隻雞。」同室4號「細漢」指著菜湯。

「別傻了，每天都煮這種菜怎麼吃得飽，我們又怎麼發育呢！」蘇餅一付沒吃飽的樣子。

「到福利社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順便看那位櫃台小姐。」吳進義提議，大夥跟過去。

晚上六點開始晚自習，大家依座號入位，涼風陣陣吹來，窗外的蟲鳴聲不時入耳，有些秋意，但也有些暑氣。休息時段，大夥圍著吳進義聊天，互相認識一番。

到了九點，輔導員趕我們上床，準備熄燈睡覺。早睡是我們生活規律，因爲明早五點半就要起床。

熄燈後，同室不知幾號的室友在棉被內啜泣著，似乎是想家吧！

二、

「各位同學，請翻開第三章——身體的組成與發育，11號你唸一遍。」

進入第二週了，秋老虎不斷發揮威力，尤其在下午上課，真受不了這酷熱的天氣，我頻頻擦拭頸上的汗水，不時看到台下有些學生忙著點頭打著瞌睡。

今天早上開教務會議，訓導主任說：「查到一名初二學生帶黃色書刊上學，準備將他記小過，同時要導師們多注意學生的行爲，以免學生變壞。」心理輔導室的陳老師建議說要那位同學轉到他那接受輔導，不過訓導主任未置可否。我倒有點可憐那位學生，不過校規歸校規，只怪他倒楣，尤其現在資訊發達，若學生拿著錄影帶來學校和

同學交換，那不知會如何處置，能當場播映檢查呢？我想像著訓導主任邊看電視邊罵人的模樣。

教務主任站起來強調說：「做老師的一定要秉著公平公正的原則為學生打分數，不要因為家長的紅包禮物把學生分數膨脹過多，這樣實力一旦不好，上了高中就會害他，請各位老師三思，若查到有收紅包情形一律解聘，在場有幾位新任的老師請你們注意一下。」

從去年實行十二年國教後，聽父親說家裏常有學生家長來拜訪，這些家長有的從鄉下或外縣市專程趕來送禮品，當然目的是要父親把他們的孩子分數打高些，好讓他們進熱門高中。和父親熟的朋友就勉強收下禮物，等日後回送，素未謀面的家長則勸他們把「大紅包」收回去，以免節外生枝，據說有些教大科老師按月讓學生家長「捐束脩」來增加收入，尤其是公立國中這種行為最普遍，而且明目張膽收送紅包，難怪國中教師愈來愈熱門。送紅包走後門好像是中國人的習俗，想想自己如果要再申請進入醫院工作，不曉得要準備幾十萬紅包喔！

散會後我逕回保健室，恰好和教英文陳逸婷老師同行，據調查她是最受學生們歡迎的女老師之一，她常常臉上淡粧，噴著令人痴迷的香水，穿著束腰的窄裙和高跟鞋，露出有點模特兒味道的雙腳，使得身高一百六十公分的他更顯高挑，難怪學生們很喜歡討論她，有別的老師說她男朋友現在在美國攻博士。

側望著她有點滑膩、薄施脂粉的雙頰，讓我想起初中時我仰慕的那位化學女老師。

「劉老師，為什麼不再當醫生呢？醫師不是很忙很賺錢嗎？」她問道。

每次遇到這種問題，我免不了又要開始說著我那千篇一律的藉口——在這種「全民保險制度」下，政府給醫院一碗陽春麵的錢，叫醫生煮出一碗牛肉麵的成品來服務病人，當然醫院負荷不了，為營運只好裁員，自己倒楣就被裁掉而且出來開業又易受各種限制和威脅，醫病間關係不合諧，社會不尊重醫師的專門技術，所以很多醫師移民出去；我剛好父親生病和學校給我機會，就來這裡——講得好像江郎才盡、壯志未伸。「喲！」她用著憐憫的口吻輕嘆著，而我好像對這一套安慰自己的方法也有些麻木。

她向我打招呼轉身進入初二仁教室，只聽到一陣騷動在我耳邊響起。

降旗後，和學生們來操場看足球賽三年級和二年級對



50年代透過國家的力量，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進行雙重剝削。



另一使進口替代政策能順利進行，並支撐五〇年代台灣經濟的要素即農業部門的犧牲。自土改實施的「田賦徵實」、「隨賦徵實」、「肥料換穀」等政策，使政府自農村搜刮大量的農業剩餘。以「肥料換穀」為例，當時台灣肥料來源可分省產、日本輸入及美援肥料三種。美援肥料是贈與性質，而進口肥料市價只不過是稻穀市價的 $\frac{1}{2}$ ，而政府卻強制以1比1的比例交換。甚且，政府把徵收來的稻米，透過中央信託局外銷日本，並以外銷所得採購日本肥料進口，再經由肥料換穀形成不等價交換。而台糖則經由分糖制來榨取蔗農的剩餘價值。當時台灣外匯的取得除美援外主要靠米糖的出口，其所賺得的外匯達一億美元之多，足以美援相匹敵。而該米糖外匯可由當局自行支配，其意義又遠駕美援之上。當時政府最主要的三

大財源為歲收（主要來自農村）、公營獨佔事業的盈餘、及美援，而其中又以歲收最多佔約51%。可見政府自農民剝削之剩餘價值對此時期工業化與經濟發展之助益，而當時工業部門生產的民生用品又以農村為主要銷售市場，造成對農村的雙重剝削。

獨佔資本的形成

再則我們來看看工業部門的發展。原接收自日本產業的公營獨佔事業涵蓋台灣經濟的大部份，但因其盈餘多被軍費開銷所吸收，故其投資之金額比例甚少。不過此時期公營企業已更穩定其獨佔性。而此時期正是私人獨佔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現在的許多私人獨佔資本均是在此時期成其雛形。當時私人企業資本可分為本地資本——為土改後四大公司轉為民營，由水泥、造紙、食品及其他中小企業聯合而成；與大陸資本——以京滬地區的紡織企業為主體。我們以紡織、水泥、石化工業為例來說明其資本累積過程。

紡織資本大部份為大陸京滬地區的紡織資本遷移來台，其中又絕大部份為官僚資本，例如裕隆、遠紡、中興、中國紡織；等，其與國府關係本來就很密切。而本土紡織資本，如南紡、新光、東帝土、永煌四個集團，都是靠本身具有財力雄厚的背景及與當局密切的關係才受國府的青睞。五〇年代台灣紡織資本主要是一透過國家權力，例如代紡代織制度，即由經濟合作署提供廠家原料（大部份為美援用棉花）或紗，再由廠家紡成紗或織成布，而由政府給予酬勞。如此一來，紡織業者所經營必然是穩賺不賠的事業。業者不需負擔原料、存貨的週轉金，也毋須支付行銷費用

，更不必擔心市場風險。且原料投入至產品銷售的過程，除生產過程中儘量提高剩餘價值（如壓低工資、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等）外，業者根本不必負擔任何風險。二、以獨佔資本市場獨佔來累積資本。一九五四年之後，爲了避免資本過剩而造成獨占利潤下降，台灣紡織工業的設備與產量之增加計劃，均要以國內外市場爲標準，由政府直接計劃輔導。三、加上金融的融通。爲了處理紡織資本過剩，除了限制設廠外，政府採取外銷退稅及出口津貼來獎勵紡織品出來。也就是政府以犧牲國家稅收來補貼紡織資本。

水泥業在日據時期已爲獨佔事業（台泥），土改後雖以股票補貼地主轉爲民營，但最後仍落入一些本土大資本家手中。除了台泥外，一些較大的水泥公司有嘉泥（中國悅新紡織）、亞泥（遠紡集團）、環泥（南紡集團）三家，都是紡織業者將多餘資金轉投資。當時軍事工程大規模進行，須大量水泥。此時發生國府利益與資本家利益相衝突，因爲政府希望壓低軍用水泥價格，但如此一來必損及水泥公司的利益，且當時（一九五七年前）水泥又供不應求。於是政府便採取獎勵設廠（動用美援支援）與管制流通的措施。水泥分配的優先順序爲軍事工程、公共建設、人民住宅。而軍用水泥的價格爲民用水泥的38%~54%。後來進口水泥的價格比土產水泥高，政府又調整民用水泥的價格與進口水泥相同，而巧妙地將成本移嫁給消費者大衆。一九五七年後因有新式水泥廠加入生產行列，產量逐漸大於國內需求，所以約有一八·五%的水泥外銷。國內市場則由水泥業者簽定「互助公約」聯合壟斷，以減產哄抬售價，至今仍屢試不爽。

石化業資本累本的機制與上述二者大同小異。民間石化業者因處於中游位置，它一方面接受中油優惠價格的好處（國家權力的介入），而其相對於下游業者又處於寡佔的地位，其利潤之豐可想而知。再加上國家保護，例如PVC於一九五五年即進口管制，與業者之間的聯合壟斷（共同簽署卡特爾〔註〕協定）來累積資本。

因減國家權力的介入，使得台灣工業成長飛快，就如Amsden指出：「在台灣，政府卡特爾（cartel）的形式下，國家資本在台灣經濟奇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國民黨政府從日本接收了制度化的架構，並將它變成對自己有利的工具，換言之「國家」成爲資本累積的工具。」因台灣逐漸工業化，使得原先以農業爲主的社會開始轉型，而農民的收入卻逐漸相對地下降，甚而無產化。而成爲六〇年代台灣出口導向經濟政策下，所須龐大勞工的後援隊。至一九五〇年代結束，私人企業已與公營企業呈分庭抗禮之勢。

〔註〕卡特爾（cartel）是指現代企業爲減少彼此競爭控制市場，獲取更大的利潤，而在同業間達成協定，形成橫的聯合壟斷寡佔組織。



50年代，到處有防範中共來襲的防空設施。

依賴與發展

出口導向

工業化階段

1960 ~ 1973

美援政策的轉變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間，美國經濟嚴重不景氣，使美國私人資本急於往外尋求新的投資機會。另外，自一九五八年起美國國際收支因長期的對外投資、軍經援助與軍費支出，而出現大量赤字。所以自一九五七年，白宮與國會即開始重新評估美國的援外政策，並將本質上屬軍事取向的援外政策改為發展取向政策，以鼓勵私人企業往外擴張。一九五八年，美國國會批准了「發展貸款基金」及「私人企業辦公室」項目，直接支援台灣基礎建設及工業發展。同年美國駐華安全分署與國府協商，於是國府在一九六〇年公佈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並據此制訂獎勵投資條例，內容包括免稅、結匯等優待，兩者的公佈顯著促成出口的擴張、外資的增加及民間企業的發展。另外五〇年代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由於國內市場狹小，在一九五八年即出現生產過剩的不景氣現象，而面臨困難。於是在美國與國內雙重壓力下促使國民黨當局改變其進口替代的政策，而調整為出口導向的成長路線。

內外因素的配合

此一時期台灣經由出口導向而造成「經濟起飛」（經濟學家稱為「黃金十年」）實有其內外因素的配合。在外因六〇年代台灣轉向出口導向在時間上適逢歐美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開始擴張，正欲重組國際分工，企圖將剩餘資本與標準化技術轉移到低工資地區，且當時正逢先進國家市場同時開放自由化。因此從近似台灣的開發中國家進口勞力密集的加工製品與利用其廉價的勞動力，正符合先進國家利益的要求。再加上越戰爆發，正如韓戰有助於日本復興一樣，由於美國支援越戰，大量美鈔流向亞洲地區，無異帶給台灣加工出口業的一個發展良機。此一時期台灣的資金多為外資的導入，除了華僑資本外，幾乎全為美、日資本。因此擴大出口亦以對美日貿易為主體而展開，導致台灣對外經濟關係完全依附美日。台灣成為兩國在海外的生產基地，與美日連成一個嚴密的三角循環結構（即日↓台↓美；美↓台↓美；台↓美或日↓台）。當時華僑資本規模較小，多因在僑居地受排擠（如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排華政策）或基於愛國心而在台灣投資，不過其投資項目仍為勞力密集工業且以國內市場為主，對台灣技術的取得沒什麼幫助。倒是外國資本（主要為美、日資本）對台灣在技術轉移及產品外銷歐美市場有所助益，不過其技術轉移都是美、日所淘汰的技術。

而在內的因素，因長期對農業剩餘的壓榨政策，使得農村經濟疲乏，農業收入已不足養活一家人。當時每一戶農家平均有7人耕種半甲地，而實際耕種人

口不過二點多人。因此隱藏大量剩餘勞動力。而這些剩餘勞動力因經濟因素不得不進入工廠從事生產。這些勞工普遍都受過初等教育，工作品質、效率高。加上政府以低糧價政策壓低工資，及戒嚴時期勞工運動被壓制，整個勞動市場完全有利於僱主。在政府方面則以放鬆貿易管制、賦稅改革（改為單一稅率）、低利融資、外匯改革（一九六〇年十月將台幣貶值50%，與美元匯率為40比1）等積極經濟開放政策來因應國內外情勢的變化。

尤其政府於一九六五年設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區，此為利用台灣價廉、質優的非技術勞力來產生附加價值與國家政策促進勞力密集產業資本累積的最佳例證。附帶一提的是加工出口區（多屬於加工裝配性質）的設立，帶動本地相關組件投資，產生大量的衛星工廠，且轉包（外包）業務盛行，為七〇年代「客廳即工廠」的政策奠下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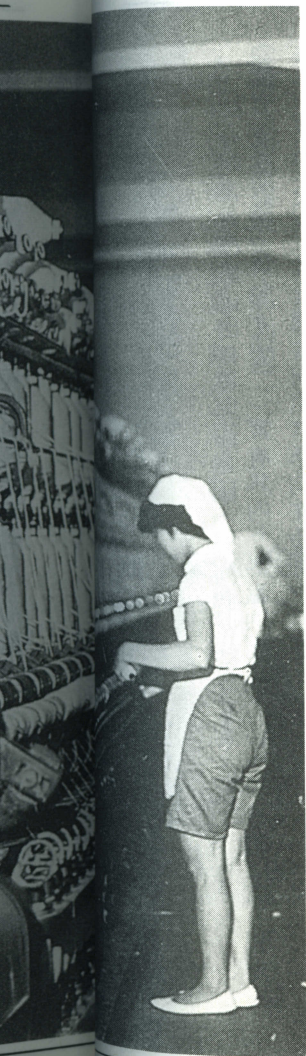
女性勞工的貢獻

在此我們特別要提及女性勞工對於台灣出口導向工業化的貢獻。大量年輕、價廉而溫馴的女性勞工是台灣出口導向工業化及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柱。同時在傳統勞務分工與權力層級下，亦扮演著以家戶勞動（如洗衣燒飯）或生產勞動維持家戶再生產（打工貼補家用）的關鍵角色。在一九六四、七五年間，男女就業總人口之比由72：28變為67：33，即男性比率下降，而女性上升。而其中女工以24歲以下的女工居多。而從行業別來看，紡織業女工佔最多，其中縫衣部門則佔八四·五%；另外加工出口區八五%以上是女工

。可見台灣經濟出口成長確是主要靠這批女工在支撐。

資本家偏好僱用女工乃基於女工的工資較低、溫馴易於管理及短期就業不必擔負退休、遣散費等幾項理由。對年輕女工而言，薪資僅為生活費用，也就是具有家計補助的性格。加上男女同工異酬的性別歧視，甚至有的僱主將女工視為童工看待，這些都是支持女工低工資的社會條件。而自一九六〇年來農村經濟持續惡化，耕農僅能糊口，從農家或低收入都市戶來的女孩，受到明顯寄錢貼補家用的壓力，再則為了使她們將來結婚時能有嫁粧，大部份女工都另外儲蓄，因此在層層扣減後，顯然女工個人消費的數量必然受到壓抑。這些女工在未入工廠前，在家庭和學校都受到傳統父權權威主義的制約（在學校接受老師，在家接受父母的權威）。這種社會規範與父母叮嚀，使得企業管理系統得以輕易地對年輕女工實行官僚權威式的管理。雖然工廠女工將進入工廠工作賺錢，視為一種「自主性」的獲得。但事實上，她們不僅家庭中沒有權力，對她們生活也沒有真正的控制能力。婦女的工作不論在家中或在家以外的商店、工廠中，都被認定是她們家庭義務的延伸。

女性勞工一般而言多傾向於認定工廠只是學校和婚姻之間短暫過渡。她們多來自農村或都市的小資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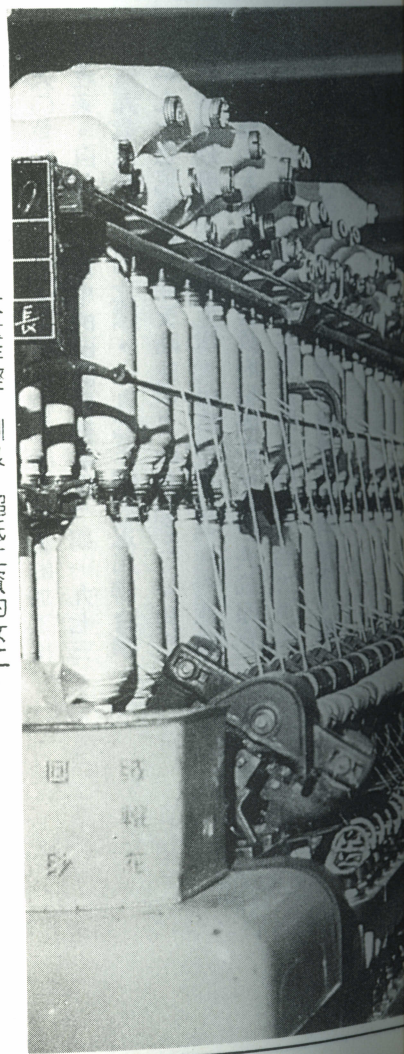
自雇階級，在出賣了青春給工廠並奉獻回報父母後，又回去或創造這樣子的家戶（勞動體制的再生產）。在許多家庭中，女兒是家人中第一個進入現代部門的。但兒子是一家人的將來希望，而女兒自工廠賺得的匯款有效地貢獻於家庭資本的形成，形成支持家庭脫離農人階級的手段（七〇年代許多農村家庭小工廠即以此模式成立）。另一方面，對女工而言婚姻而非工作，代表一個人成年的標記。工廠工作的經驗使她們極力想脫離這個階級。她們夢想的結婚伴侶，就是她們兄弟們努力想達到的目標（成爲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甚至假如她的丈夫不符合理想目標，她仍有信心可以藉著她們孩子來提高社會地位。

國內紡織業、電子業、成衣業等勞力密集工業，在景氣活絡國外訂單源源而至時，便大量招募女工趕工製造；而於景氣走下坡，女性勞動力卻又迅速退出勞動市場。換言之，女性勞動於工廠／家庭間流動，構成台灣勞動體制內含的彈性調節機能（其有如第一代勞工，被解僱還可回家種田），穩定了勞動力的適度供給。

經濟結構的轉變

一九六〇／七三年台灣進出口貿易額平均每年增加25%，其中出口每年增加29%，進口每年增加22%，並於一九七一年起成爲貿易出超國。換言之，由於六〇年代世界經濟一片景氣，使進出口業成爲台灣的新興利潤部門。在這段經濟迅速擴張的期間，台灣整個經濟結構產生了一些轉變：

由於出口部門指向世界市場，因此國內出口產業



大量年輕、馴良、超低工資的女工，隨著60年代出口導向的飛躍發展而投入生產。

單位之間，以及出口單位和內銷單位之間，往往處於散置而未互相整合的狀態，形成一個「環節脫落」的生產形態。這種缺乏內部有機聯繫的生產型態，產品多爲核心國（如美、日）因利潤過低所淘汰的產業。就國際垂直分工而言，邊陲國（台灣）生產業務多屬於附加價值較低的短期訂單，投資內容充滿投機性（現今社會風氣於六〇年代便已奠基），企業經營也很難達到大規模經濟（所以中小企業很多）。由於邊陲國（台灣）所被動接收的產業，多爲核心國（美、日）因利潤下降不得不轉移到邊陲國的產業，其中有許多都極易產生高度的外部成本（如污染），由此爲八〇年後反公害自力救濟潛伏了根本的經濟基礎。而在六〇年代後所崛起的出口部門，其勝敗關鍵完全取決於國際市場，國府除放寬商品流通管制外，並未給予任何保護或協助；而相對於五〇年代進口替代政策所保護坐大的少數內銷壟斷資本，卻隨著六〇年代民間消費能力的提昇，逐漸坐大，在國內形成商品寡佔市